

快乐向左烦恼向右

应 酬

爸爸打电话告诉儿子，说今晚有应酬，不能回来吃饭了。

儿子问：“什么叫应酬？”

爸爸说：“不想去，又不得不去的活动叫应酬。”

第二天早上儿子上学时，说道：“爸爸，我要去应酬了。”

同桌总是打扰我学习怎么办？

巧克力姐姐：

我有个很烦人的同桌，她总是喜欢在上课的时候问我问题，我倒是很愿意给她解答，但是这样后面老师讲什么就听不清了，还容易被老师误会我们在课堂上小声说话，我也因此不想搭理她。巧克力姐姐，我该怎么做，才能不耽误听课，又可以帮助她呢？

烦恼投递人：糖 糖

糖 糖：

你好！

很高兴收到你的来信，也很高兴你能勇敢地说出自己的烦恼，巧克力姐姐要给你点个赞。糖糖，从你的来信中，巧克力姐姐读到了两个重要的信息：一是，你和你的同桌都是热爱学习的好学生，你的成绩一定不错，而且也很热心，愿意去帮助他人，而你的同桌更是个“好学者”，不懂就问，但是有点心急；二是，在课堂上尤其是老师还在讲课时间互相讨论问题不太适宜，并且你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只是还没有想好怎么解决。如果你们俩能够换一种更好的方式互相学习，那你们肯定会一起愉快地迎来成绩的进步。

对于你在信中提到的问题，巧克力姐姐觉得你也不必太过于忧心，其实改善起来也并不难，建议你找你的同桌好好谈一谈，跟她表明一下自己的态度，让她清楚你非常乐意去帮助她，但是也要把你的顾虑和烦恼说给她听。用心地去与她交流，相信她也会意识到课堂上听讲的重要性，毕竟老师上课讲的重难点知识是非常宝贵的，一旦开了小差就有可能错过关键的知识点，而且基本上老师也不会重新再讲一遍的。既然课堂上的那几十分钟如此重要，糖糖不妨和同桌好好享受这个吸收知识的时间吧。

如果在你的善意提醒和沟通过之后，你的同桌还是以这种方式去问你问题的话，你可以不必立即去给她解答，等到下课的时候再去与她探讨，然后跟她说可以在上课的时候把她不明白的地方暂时简单地记录下来，等到课后再来问这些问题，这样既做到不会打扰你们课堂上的听讲，也不会被老师所误会。在你的循循善诱之下，你的同桌肯定也会慢慢“长记性”，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而你们的友谊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更加的坚固呢。

糖糖，同桌之间互帮互助的学习，会迸发出更智慧的火花，但前提是你们两个人都必须紧跟老师的节奏认真听课，而不是在一起互相瞎捉摸，这样不仅没有预期效果还会浪费时间。巧克力姐姐相信你一定会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而你的同桌也会在你的影响下找到适合她自己的学习方法。最后，巧克力姐姐希望你每天开开心心的，相信有了正确的学习方式，你和你的同桌一定会共同进步，成绩与友谊双丰收哦！

巧克力姐姐

爱的教室

不午睡的男孩

□潜山市开发区中心学校 郭兰芳

中午，全班的学生都乖乖地趴在桌上午睡，几个平日调皮的小男生甚至撅起小嘴，发出了轻微的鼾声。唯有小胜仍和前几天一样，在凳子上左顾右盼，东张西望，好像屁股底下扎了根刺。他那双黑漆漆的眼眸里，毫不掩饰地流淌着焦急与不安的神色，似在寻找某个须臾不可暂离的物件。

小胜，你怎么不睡觉？听到我的声音，小胜吓得打了个激灵，立马趴在了桌上，教室里安静下来，一时针落可闻。我长吁了口气，就当我以为万事大吉时，小胜扭动的双脚却不由分说地闯进了我眼角的余光中，那双穿着崭新的白色耐克运动鞋的脚，此刻却像两只缺水的鱼，

在课桌下不安分地移过来，挪过去，这孩子，他心里究竟在想什么呢？

果然，到了下午第二节课，其他孩子都在精神抖擞地听课，唯有小胜，双眼开始朦胧了，哈欠连天，就差睡在桌上了。“小胜，和老师说说，你中午为什么不睡觉？”下课后，我把小胜叫到办公室。“我，我想搂着小青睡。”“小青？”我想了想，笑着说：“哦，小胜，咱现在已上四年级了，不能再像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还要抱着玩具睡觉了。”“那，我知道了，老师。”出门的时候，小胜终于答应我，下次要好好睡午觉了。

小胜是这学期刚从外地转来的，初到陌生的环境，多少有个适应过程，那天与小胜谈完话后，我并没多想，寻思过阵子就好了。

周末，我决定去小胜家家访，这时离开学已快一个月了，虽然我一直在百般鼓励引导小胜，但他并没像我想象中那样渐渐适应新环境，反而越来越畏畏缩缩了。按小胜给的地址，我来到二乔公园边的一个小区，这个小区多是单门独户的小别墅，白墙黛瓦，铜门锃亮。小胜家的经济条件相当优渥，这从他日常的穿着打扮上也能略见一二。那究竟是什么原因，才让这个本应阳光的少年如此不自信呢？

听见门铃声，小胜探出个蓬乱的小脑袋，看见是我，他怔了怔，眼里随即闪过一丝不易觉察的惊喜。“爸爸妈妈在家吗？”我在宽敞的客厅坐下，问他。“我平时跟奶奶一起生活，她打麻将去了。爸妈在杭州开家具厂，过年才回来。”他低着头说。我心里一颤，抬头看了看，房顶中央缀着一个镶满宝石的大吊灯，客厅倍显辉煌。

“周末你在家都干嘛呢？”我岔开话题。“给小青讲故事。”“能给老师看看你的小青吗？”小胜起身去了卧室，一会儿，他回来了，小心翼翼递给我一个小玻璃瓶子。

接过瓶子的刹那，我吃惊不小，瓶里是一只长长的虫子，或许当初它是青色的，但现在已是黄黑相间的枯焦模样。“这就是小青？”我瞪着眼问小胜。“嗯，我在杭州的时候，妈妈经常讲故事给我和小青听，它都听得懂，摇头晃脑的，像跳舞一样。小青是我和妈妈在西湖边玩时，它爬在我的水壶上带回家的，那时它胖嘟嘟的，一身青衣裳，可漂亮了。”小胜的声音欢畅得像刚从峡谷奔涌而出的山泉，得意之情随之洋溢在那红扑扑的脸上。

“妈妈说，如果我想她了，就给小青多讲讲故事。晚上，我把小青放在枕头边上给它讲故事，讲着讲着就睡着了。”“哦，那如果你把小青带到学校，中午也给它讲故事，能睡着吗？”我笑了笑，“不过，这是你和老师之间的秘密，谁都不能告诉，我们一言为定。”我伸出手，小胜犹豫着将小手在衣服上蹭了蹭，也伸了出来。我们握手的刹那，我感觉这个少年的掌心，是那样滚烫。